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靖康要録卷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葉承基

靖康要録卷七

七月初一日詔罷諸路行濟亭制順福帝姬進封順

德帝姬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敵情狙詐多方

見悞去秋盛傳劉彦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敵

騎出境又傳烏奇邁之亡而韓喇布歸傳位矣彼方且

休兵于燕山今又傳尼瑪哈亡矣又曰畏熱而歸又曰

歸救雲中然晉陽城下兵勢愈强軍壘愈多我師之出

出無不敗則尼瑪哈果歸乎果亡乎金人誤我使不設備故其秘計每每如此臣竊怪敵出詭道無窮欲置我于陷阱而我誤彼了無一術間有臣下所獻計畫如行間諜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擣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省密院謄報于下大書文移有同法令省臺寺監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奸細賄達于彼凡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諭將帥嚴飭武備勿為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有事

屬兵機勿得降出奉聖旨今後係兵機事不得須行

四日知威勝軍詹丕遠先次勒停根尋送所司根勘以臣僚言金人犯界即擅離任逃遁致司録李植率衆遷降故也

五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竊惟國朝于觀文殿置大學士以為宰輔均逸之寵自非進退有禮而以功名自全者未嘗輕授謹按前宰相白時中李邦彦或孱懦不才或浮薄無行冒居宰輔士論鄙之昨者金人擾攘之際

惶駭無謀幾致敗事稽其罪戾宜汙鼎鑊陛下務全終始罷相之日倒以大觀文授之固宜牢辭職名力請黜責以見恐懼之意今皆不然時中乃具劄子云方權臣恃勢事之機要者百不聞一夫身為宰輔其阿諛朋比不卹國事如此身罷相歸東至楚州艤舟于城外時方賊竊據浙西淮南諸郡閉門守備一旦驚擾匍匐扣城卑詞哀懇而後得入市井之人羣聚而侮詈之曰作宰相時開口發一忠言以告于朝豈有今日之事即其懷

奸悞政不廉無恥一至于是今乃以特進大觀文領真祠優游大第歌童舞女朝夕燕飲不念陛下憂勤于上為大臣者忍如是乎伏望褫其職名鐫其官秩特加遠竄及其子日章壻公彦待制修撰並乞削奪施行又奏前屢論到白時中尸素無恥李邦彦悖慢不遜及余深朋附阿諛不恤國事等罪未蒙施行時中與王黼梁師成朱勔私相交結邦彦與蔡攸為表裏余深又蔡京之死黨也此皆國家之蠹社稷之賊久稽典憲未足以明

政刑之威快士庶之憤所有大觀文職名並乞追奪伏
望早賜施行
七日詔曰朕即位以來廣闢言路臺章交至多及濫賞因
欲澄革以除蠹弊然歲月既久干涉者衆真僞混淆難以
究治且累經赦宥瑕垢盡滌若復求索瘢疵首尾豈不
相戾況今邊方驛騷兵革未息朕欲用楚子之言安民
和衆以修武德豈不美哉前此濫賞十餘項事可更不
問故兹詔示其諭朕懷　聖旨訪聞京攸中路徘徊不

去貶所州縣尚自觀望將迎不絕仰開封府差得力捉事使臣管押貶所交割訖奏日下施行

九日宋煥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以左正言程瑀言具構造語言悖理傷義詿誤盛朝所害不鮮故也

右正言程瑀奏伏觀朝廷見遣使至燕山府斡喇布所蓋緣王雲自燕山還傳道斡喇布之意以謂尼瑪哈得所與余覩蠟書堅言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望朝廷遣使解釋此事臣訪聞使者朝夕出門而朝廷所授意旨

及賜斡喇布書皆未嘗解釋蠟書之有無臣度朝廷所以畧而不言者慮失余覩之約耳夫我書即既為尼瑪哈所得余覩未嘗遣使于我亦何約之有又况余覩起事有無蓋未可知藉使其有馬勝負又未可知也而金人圍重鎮留貴質屯兵界上日謀南犯事至急矣我乃不先與要約使解圍歸質休兵息民各保土宇而持兩端以生疑貳臣竊所未喻朝廷審知斡喇布之言不可信而塞上兵馬足以扞禦可必其不能南犯則不復遣

使可也既遣使矣乃不因之成言焉用此紛紛為且尼瑪哈非固欲與我戰斡喇布非固欲與我和而二人異議者蓋出于爭功戰則功歸于尼瑪哈和則功歸于斡喇布非能獨主和議也必有以破尼瑪哈之說而請決于其君然後和議可成今我姑從其計與定和議累有余覩者與之爭戰金人勝焉我無損也余覩遂勝而與我接壤徐尋舊好蓋未晚也臣觀金人屯師于茲半載陛下早朝而晏罷者為邊陲未寧也大臣孜孜殫竭智

慮亦豈嘗不在邊備哉將不素養兵不素練金粟不素蓄鎧甲不素備凡二十年之毀棄廢壞者乃欲圖回于半載而坐抗封豕長蛇可謂難矣然有言及金人盛强者不以為怯懦則以為恐動朝廷是獨何哉敵勢之盛衰强弱蓋自有時中國之所以御邊塞要在觀其時之如何太宗之窮誅武帝之深討隨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文景之和親高祖之降禮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有如言武帝之舉于文景之世則妄言高祖之禮于太

宗之時則謬朝廷觀時度勢遣約和議既得其稱甲辭厚禮名貨重幣務協其情亦云可矣顧懷余覩之事未肯明言蠟書之非臣恐猜疑不解和好無成使人徒往厚禮虛辱而兵革未有休期邊鄙或不抗拒藉曰未遽渡河則河朔重遭暴殄可不念哉時既秋矣和議成否在此一舉使所係在于書詞伏望陛下察誠僞之情度安危之計審成敗之理仰思保固宗社俯念全活生靈詔宰執熟議竄易書辭以授使者庶幾和議可成萬一

敵人詭詐得我書詞反覆交構余覩則彼僭而我無憾
皇天后土實鑒臨之不得已而交兵可也陛下不以臣
言為妄儻賜施行實臣至幸如以為怯懦以為恐動朝
廷則甘從誅殛要之聽在陛下而區區所見不敢不盡
言也取進止

十日左正言程瑀奏伏覩臣寮近有章疏屢論列蔡京
罪惡甫竄嶺南而韶州乃佳地使京自擇不過如此比
日雖有不放還指揮然京旦暮之人耳不早逐之海外

誠無以答天心而塞人望按京陰賊著于心造飾奸宄脅制朝廷迷國罔上不可悉數至于誣謗上皇罪應誅僇者臣請為陛下言之神宗彌留之際宣仁贊決末命大臣共聞初無異論京乃自詡常帶劄子入内欲斬王珪以禁制宣仁不暇他議哲宗之立已實有功使宣仁銜恨于重泉而神宗與子之意不暴白于天下然則謀一身之利而誘前朝誣母后若此其誰謂人臣而敢為之上皇性本慈愛志慕功名京獲柄用假紹述以濟奸

謀逐臺諫以塞言路外則締交黨與内則陰連宦官相與倡為豐明盛大之説以開奢麗夸侈之端大變舊章妄作新事無非蠧國而害民不但欺君而罔下壊轉般之法僅足都内給支而淮泗之儲峙空變茶鹽之制盡供御前使用而轉輸之經費竭天變動于上而不憂人言喧于下而不恤以至委軍政于童貫使之專恣于外賞罰不公饑寒不卹將士怨嗟卒致構患外國幾覆宗社竊據重位擅弄威福二十餘年海内側目其歸乃在

于困民力蠹邦財壞軍政使上皇負謗于天下實有問鼎之心顧天下怨嫉者衆未敢發耳罪惡彰彰死有餘責此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臣僚論列不可勝數而二三大臣懷京卵翼之私爭為庇護是不忍負京之私恩也不亦異哉夫鈇鉞不用而刀鋸日敝君子謂之國政陵夷者言刑戮日加于微賤而不行于大臣也陛下修祖宗之盛德臣非敢以殺大臣啟陛下姑願投之海表以示法必行于大臣而已釋宣仁之恨為人孫之事也分

上皇之誘為人子之事也陛下一舉而為人子孫之心無憾何憚而不為乎若欲行法于奸邪而牽制于宰執臣竊以為過矣取進止

武信軍承宣使太原府路馬步軍副部總管王稟卒太原失守初是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來名之告慶實覘我虛實也復紿言于上皇請遣童貫速至河東且授以雲中之地信之不疑貫乃出宣府時尼瑪哈使薩里雅布來迎貫見天平軍言詞不遜貫猶欲厚以金帛啗之謂雲中可得也因遣辛興

宗偕往見尼瑪哈興宗至敵帳尼瑪哈厚為之禮以好詞遣回時敵騎已集入寇有日矣而貫不之悟興宗歸未浹日而尼瑪哈董師已及塞上驚報至貫以歸調天下兵拒敵為辭棄軍夜開太原門而出日馳數百里還京師是歲十二月十六也留稟為太原副帥因總宣撫司之兵留屯者是月尼瑪哈入代州忻州守臣嶺石關戍將皆開門迎降敵遂長驅圍太原時二太子已陷全燕之地矣十九日上皇以郊祀禮畢恭謝上清儲祥宮

兩邊上章告急且乞師樞密蔡攸匿不進呈是日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各遣官星夜奔告皆至京師攸貫知不可掩乃奏之上皇大震不終禮亟還禁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灌將兵屯滑州以為之援貫攸等與密議遂傳位淵聖且為出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吳敏自給事中為中書侍郎即托庇其家且謂敏有定策之功二十三日遂行內禪之禮太上退居龍德二太子既破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據

河橋敗粘方平于大伾濯力不支亦退走兵遂濟河明年正月五日貫攸挾上皇妃后鄆王楷等東走淮浙九日敵騎至國門之北閲月議和乃歸而尼瑪哈以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㝡總守禦以死拒敵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取筋皮充粮雖尼瑪哈盡鋭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陷也久之力盡人疲力不能支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韐張灝解潛等軍四面俱至賊分兵摧之皆不得前是

月九日城遂不守帥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為賊所擒稟獨與戲下決戰突圍而出敵騎追之力戰不解部曲盡亡稟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乃遣使致書于金人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元帥比因專使嘗以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堅守雖令不從致宿師引日已久惟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税租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議抑亦為久遠之圖諒惟仁恩

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
復陳本末願加聽亮有少禮物具于别幅秋暑尚煩更
希保護又書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皇子比嘗布問具
致悃誠近因使介之施尤詳敦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
懐土顧戀雖令不從必致宿師引日之久重惟兵民各
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願以三鎮税租納充
歳幣方昭大信諒不受于間言將究遠圖豈自生于細
故成長利于兩國在仁人之立談想惟英聰必能體亮

已遣使大金皇帝及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察有少禮物具如别幅秋暑尚煩更希保護

左正言程瑀奏累上章奏論列蔡京宜竄海外未蒙施行按京事迹罪在可誅鑄鼎刋名位居九五臨平增山托名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掖果實授受公瀆妃嬪閨門汚穢醜不可言其他蠧困害民誕妄不道不可勝數正名定罪死有餘責而二三大臣但懐私恩不畏公議寧屈國憲不負賊臣置之曲江名為嶺表實與内

地無異伏望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別
具論奏請正典刑夆尚帝姬蹟廢法制亦合離判不當
尚聠禁戚其餘並乞褫奪官爵無使尚稟給縣官實天
下幸甚奉聖旨蔡京移儋州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
程瑀又奏謹按蔡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至其
挾媚道以奸權操譎計以固寵竊弄威福招納賄賂蠹
國害民欺君罔上畧同厥父至于位師傅之尊躬俳優
之賤侮慢君父汙蠛宮庭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

責矣而燕山之役以歲賂易空城金兵之來閤家南逝名為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念陛下本于天性其深見達識正應如此攸蓋弄臣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為誣罔謂勸上皇南歸使其私黨援為已功欲以蔽覆舊惡罪惡彰著海内憤疾望投之海島不使汙我海内實快天下之望奉聖旨蔡攸移雷州刑部員外郎楊達度支員外郎呂濟别與差遣以臣僚言達乃徐鑄之壻交結朱勔夤緣進身濟素無士檢憑恃

權惡恣為贓汚故也　給事中楊時徽猷閣直學士差
提舉西京崇福宮　詔曰朕獲承宗廟托士民之上嗣
位未久敵兵侵疆乃至郊甸迨今三時邊鄙未寧調發
轉餉勤吾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下日夜祇懼每
御便坐希臨正衙凡所以自奉者務從貶損至于常膳
百品十減其七放遣宮女凡六千餘人未嘗輙奏音樂
備置臺諫通言路公車上疏乙夜觀覽庶幾少自警戒
而日者彗出東方攷之前載是為大異畏天之威弗敢

寧處念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虛文不能應讁告之實熟思再四意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無聊者衆是用求民之疾苦者悉行條具除苛解嬈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焉更賴中外大小之臣體朕至意同寅協恭以圖康乂

十二日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予奪廢置人主馭人臣之柄也古之人掾此以役羣衆喜怒不存于胸中體公任理唯其當之為貴有予有置不傷于人有廢有奪不傷

于義故下之人知上之非我私也得者無所懷德而失者亦不敢以為怨猶春夏之施生秋冬之肅殺各因其時任其化造物者既自無心物亦何常懷德與怨哉苟欲有予而無奪有置而無廢是猶欲有春夏而無秋冬也其果可行乎然則前日所予今日奪之前日所置今日廢之亦顧于理何如耳不審其理之當奪當廢而戚戚焉懼人以為怨亦過計矣臣竊惟比年以來上則權臣內則宦官外則恩倖竊弄權柄輕視官爵言功第賞

補授泛濫不可勝紀陛下即位臣下交章論列四月十五日及五月七月所得聖旨既許褫奪裁抑允當衆心士夫鼓舞以謂官曹自此清名器自此重廩祿自此節僥倖之徒自此退聽依流平進之人自此而免于淹滯矣天下之幸也事務吏曹文移取索未果上聞五月九日復降聖旨深念僥倖苟得不足深責可使自新以示寬大特開願致仕與依進納正官之路其官品巳高或元初破賞不致僥冒者具名取旨其實有軍功戰功及

吏職年老補授人更不褫奪內有有才力之人可量才任使先次施行聖旨可謂深厚亦足以杜衆多之口矣諸臣不惟天下公議云何顧懷私植黨陰為曲説阻撓成命欲入粟納金人並理限選依官户法則欺陛下以為實為公私之利恐陛下以失信于人欲令凡叨冒濫之人注授磨勘赴任各從其私有司未稽攷則以有司見行一例阻節為言夫有旨使之裁抑矣則合注授者未得注授合磨勘者未得磨勘合赴任者未得赴任何

疑之有顧阻節歸過有司晝旨並且令依條注授磨勘赴任夫苟且之事豈初政所宜有乃公然著之命令此何理哉猶以為未快也復飾小說以惑宸聽而七月七日之詔下矣詔書流傳臣等尋繹詔旨以為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敢為陛下言之夫歲月既久干涉雖衆三銓苟未廢簡牘且存可覆視也何至真偽雜而不可究治乎羣臣乃以難究治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一也赦宥之行除罪惡耳今以往昔濫授爵賞欲加釐正未嘗

求瑕垢而加刑罰也羣臣乃以經赦而求瘢首尾相戾
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二也冒居高爵濫叨重賞之人民
之所疾衆之所惡也褫奪裁抑果行彼將鼓舞之矣乃
今啟陛下以姑息僭濫之流指為安民和衆之德白黑
正不相侔矣臣度陳啟之際是必恐動陛下以為民不
安衆不和勢當置而不問此可痛憤者三也僭濫之徒
僥倖得志胚胎于崇寧熾盛于政和大橫于宣和皆朋
附權臣宦官恩倖而已其苟賤趨事比于奴隸者所不

問舍是賂賕交結誅求應副皆剝削吾民膏血者也乃使之享高爵居民上以治民其奉法循理之吏不問堂除吏部差注為所攘奪謗嗟盈路今幸裁抑民吏少快望矣未幾反之此可深惜一也上皇禪詔更張庶事殆盡獨未及此豈以為不當澄汰哉蓋以此遺陛下使陛下一舉而空之聳天下耳目者也陛下即位臣僚再三言之陛下亦幸再三聽之宰執亦再三奉聖旨矣今宰執不以退有後言為非不以反汗為嫌用意巧密持說

堅牢以欺陛下恐陛下偶未察其情遂為之降詔命前所畫旨悉反焉臣所慮者不惟僥倖之流復得志慮天下之人竊議初政之失此可深惜者二也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泣而平致死夫何故奪之廢之得其當也今羣臣不惟其當與否區區以避怨為事使陛下不得專廢置予奪之柄臣竊未喻伏望察臣所言斷以無疑收還詔命俾有司尊稟五月九日聖旨施行內有願致仕及

依進納正官法兩項緣轉官則有多少職名則有高下有元係選人而改官有元係白身而受命輕重不侔恐難限以兩色欲望更為三省詳議抑臣嘗觀唐室斜封之濫啟罷之者姚崇宋璟也後崔湜薛昭素以為言而太平公主主其說于内復詔量才敘用而姚宋尋亦斥逐使姚宋在位敘用之詔恐未遂用也昨者裁抑指揮皆宰執聚議取旨矣今復更焉得無異于狐埋之而狐搰之乎前後異詞是非混雜坐致政令不一上累國體

伏願留神裁察取進止

十三日聖旨蔡京蔡攸童貫王黼孟昌齡朱勔李彦楊戩前以恃勢強買人户田產屋業致令失所今來如有陳狀論訴之人焰驗文契如委是詣實並與給還却拘元直入官宣撫司統制官黄迪應援太原于文水縣潰散之後逃避不出至今奉聖旨立賞錢三千貫召人告捉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臣聞漢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單于曰漢置丞相非賢也一妄男子

上書得之矣蓋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見輕戎狄如是而責其撫百姓鎮四方亦難矣臣謹按少宰吳敏不才而喜為奸無識而好任數又其天資險佞籧篨戚施面若畏人退而害物自童幼時為蔡京父子養于門下側媚狎昵日益親附方鄭居中作相與京構隙京乃峻擢敏輩列于侍從分布親黨四面刺探當時被其中傷者不可勝計奸迹既彰久被棄斥前年攸及子絛覆出為惡首加薦引敏知京絛將敗而攸及李邦彥齊驅並進

于是又背京而從攸夷考其行豈宜寘諸廟堂以汙宰輔之任伏自上皇禪位陛下登極之初授受揖遜若唐堯虞舜初無間言乃貪天之功以為已力每于章疏喋喋自明此敏之罪一也陛下仁孝通于神明形于四海天下之所共知敏輒具劄子欲令百官在上皇前則言陛下孝陛下前則言上皇慈播傳中外人心疑惑此敏之罪二也臣僚累上章疏擊蔡京父子余深李邦彥等敏極力營護類多阻抑不行或行之不盡使陛下刑政

賞罰不均此敏之罪三也頃時方賊作過敏居真州遽挈其家適于亳社州人因此驚駭不安其居昨者金人將至又首入劉子乞令其父般家東下執政從官紛然相效使京師之衆扇搖惶惑此敏之罪四也左司郎官吳巖夫婚姻之家顯有親嫌引列宰屬倚為腹心而不顧公論此敏之罪五也敏妻兄曾開初除知東平葉夢得除知潁昌敏以東平不及潁昌于是令開與夢得兩易其任曾楙曾班曾几皆其妻黨故剖符大藩或持節

善地不惜爵位以私其親此敏之罪六也昔與宇文虛
中同除中書舍人潤色誥命賴虛中為多及臺臣列論
虛中惡同王蕃而又極力營救不為施行其罪七也敏
頃嘗薦燕瑛為廣南漕臣交通情好蓋非一端胡直孺
為發運使時敏寄居真州干求請謁靡所不至瑛與直
孺皆以交結匪人荐致彈劾雖不得已而罷去特以龍
圖直學士典領要藩其罪八也居真州不能擇交而與
贓汙罪人石㥁宴飲游從近乃召㥁赴闕士論大喧其

罪九也太學官吳若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怒而逐之日下押出國門是時金兵初退城外剽掠未息知若無宿地實幸其為亂兵所殺耳既又復其舊職果出于誠心乎太學生陳東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欲加以重辟既又命之以官作威作福喜怒自已其罪十也他惡未暇悉數敏亦自知其才不足以當大任中懐慙怍不敢舉頭仰面以見士民衆皆侮笑之不敢入尚書省判狀治事自當軸以來不得已而過省者纔十數日而已方今國家

多事外則敵國交侵内則綱紀廢壞雖賢而智者猶恐不勝其職況如敏者他日誤國萬萬無疑古人云屋大而柱小可為寒心正敏之謂也臣愚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搆之重搜採羣策共致中興如敏之奸懦速宜擯斥若遲疑不決則國勢委靡中外解體不可支持矣臣不勝感切之至取進止

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伏見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見于天之東北夫以

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于四海不宜致此變異故凡明于天文者皆曰此金人不利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兵殘暴殺傷太甚或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天象著明倘以幽遠之説而昧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又況敵兵未弭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强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未加明刑寛詔已頒而未嘗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皆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

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伏望特降明詔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黜苛嬈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粮食恤民隱去冗吏除獘源如此之類次第施行庶幾變災為祥轉禍為福矣願陛下加察焉取進止

十八日連南夫韓駒復徽猷閣待制遣差依舊張忞胡松年高伯振李璆復右文殿修撰依舊宫祠

二十一日聖旨蔡絛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蔡絛等並勒停其蔡京以下幷子孫二十三人遇有大赦不許量移布告中外

二十二日給事中詹文除徽猷閣待制管勾龍德宮顯謨閣待制管勾龍德宮譚世勣除給事中王𧷤深葛仲勝並復徽猷閣待制依舊宮祠以赦叙復也

二十三日右正言崔鶠除直龍圖閣差管勾西京崇福宮以疾病屢乞休致故有是命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近降指揮蔡京以下子孫二十三人盡皆勒停遇有大赦不許量移聞者孰不欣快然責同罪異有未協公議者如京之子絛攸之子行是也京方專權跋扈蠹國害政絛實助之去年春力勸京復出任事乘京之病力援羣邪結為死黨私已好惡進退百官宰相白時中李邦彦坐視而不敢喘息天下莫不駭之蔡行挾乃父之勢竊弄權柄納賄通賂薦引衆汙稍居要路賭冢墓無用之蝨視金錢若糞土然强買園產

專恣奢僭惟薄不修醜聲流傳究條行之過惡尤在不赦今條韶州居住行洪州安置皆在内地未當人心伏乞竄之嶺外奉聖旨條移白州行移柳州庶有分别只今行下　聖旨京東轉運使王子猷前知淄州毛孝立東平府通判吕岻前京西運使任輝彦前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並令吏部直注遠小處監當以臣僚言此六人皆事李彦竭兩路膏血以奉之假借事權勢力氣焰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故也　臣僚上言謹按徽猷閣

待制知越州李邴朋附王黼最為親狎能軒輊事機蔞非善類當時士大夫多為中傷黼之悮國邴謀居多嘗語人曰要見宰相須是立地說兩時辰語言其巧佞無恥以至于此故自選人徑除校書郎改秩才數月一再遷遽躋從槖又權直翰苑其榮至矣黼已就殛而腹心爪牙素與共亂者尚以延閣近聯領帥名府士論沸然伏望明正典刑奉聖旨李邴落職翟汝文乞外補可依所奏　除顯謨閣學士加越州太宰徐處仁劉子臣伏

覩街市印賣文字有太學正吳若所上書言臣嘗以十事留蔡京覽之不勝駭愕頃至陳述本末以祈聰察臣于崇寧間與鄭居中劉正夫等同在從班是時蔡京獨持國政至大觀元年蒙道君皇帝擢為尚書右丞日與蔡京爭論政事京意不悅時道君待臣厚且通明堂大禮京雖怒臣未有以見逐也才兩月餘臣丁母憂去位既而居中正夫亦以他事與京有隙而臣孤立無助遂獨兩遭斥逐流落外方凡二十年陛下即位之初首蒙

收名擢為上宰夙夜罄竭孤忠未嘗敢以一言自明向日之事者葢以方京盛時生殺在手中而臣敢忤其意于是為難今京事敗勢去罪惡暴著畧正典刑矣雖日言其過人誰不能是以不復自明至于暴其奸狀自有臺諫亦悉心奉行若乃京所立害民之政日夜敷陳以次更革此陛下所明知不意吳學正者以十事留京相誣也且以歲月攷之蔡京于道君朝斥者五崇寧間京罷左僕射臣時為御史未嘗有章疏乞留京也大觀三

年京初致仕臣持服在南京大觀四年京出杭州臣服闋赴長安宣和二年京再致仕臣以疾病任宮祠宣和七年京三致仕臣以管鑰守北京皆無上章留京之理借使有之則當時與京為敵之人豈不暴臣之章以治臣之罪哉不知吳學正所謂以十事留京者果何時而所謂十事者果何事耶且上章留京人臣之大惡也假如脫已失計而為之固難隱諱自應黙黙羞愧甘為名教之罪人若實無其事而謗言出于意外使四方傳播

以為口實臣又安得不自辯明是以冒凟天聽乞特賜聰察以息罵謗則臣死生幸甚抑臣久有所懷亦乞因此畧為陛下陳之昔蔡京用事之初惡元祐臣僚之不右已也首為黨論以禁錮之既而京與鄭居中王黼相繼當國各立説以相傾凡二十餘年搢紳士大夫除托附童貫梁師成李彦朱勔及諸近習道士之外未有不經此三人除用者既各有所因以進其身則凡議論之間各黨其所厚善而以衆寡為勝負故其一罷士大夫

連坐而去者數十百人及其復用則又源源而來既恩歸私第豈復有盡忠朝廷者哉更勝迭負一進一退者亦二十餘年矣私黨既成公論不伸致朝政不綱金兵内侮流獘之極萃于今日所幸黨魁既去則其各所引用之人自當革心易意勿懷私恩勿雠私怨實効赤心盡忠朝廷以為陛下之用伏冀陛下開公正之路塞私邪之門實用人才無有適莫刑賞所加視其功罪而無容心于其間使朋黨之論消于未形則朝廷有安靜之

理天下有太平之期是亦搢紳之福也唐李宗閔李德裕立黨以相傾軋搢紳之禍四十年不能解文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後李訓用事素忌宗閔德裕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文宗為下詔開諭羣情稍安此不慎其始之過也仁宗朝賈昌朝陳執中惡杜衍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等亦指以為黨而相與為勝負者二十餘年至嘉祐中韓琦為相罔念舊怨凡所進用

之人不分彼此惟才是用故朋黨之議不治自消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唐文宗為戒慎之于始以福天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惟陛下留神幸甚所有吳學正書隨劄子進乞下有司詰問言之所從苟有其實不敢逃罪若吳學正造為此言以相侵誣亦乞畧加究辨以警觀望附會妄言希進之人若鬻書者託其姓名妄行印造則亦乞治其罪臣衰老憔悴在北京日三乞致仕忽蒙陛下不次擢用亦欲少効涓塵以酬造化不意今

者吳學正欲以大惡為臣之罪伏望陛下篤終始之眷許臣解罷機務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又貼黄臣政和末久病不痊蒙道君皇帝名為醴泉觀使以便醫藥疾病既愈因言外方軍民久困若不早加安撫必有盜賊流亡意外之患遂建格民之議究軍民利害蔡京大怒侍御史張僕承宣風指上疏論列于是罷局臣亦出知揚州是時臣居京師不及半年今朝士大夫皆知其詳由此觀之則臣之蹤跡粗亦可恕伏望聖明洞察許臣

罷免全其晚節不勝幸甚奉旨所乞不允令吳若分析申尚書省

二十七日詳定司勅令所狀契勘本所詳定官三員近承宣和六年十二月内指揮侍從官罷兼局例該罷去見缺官總領竊緣祖宗法勅局多是宰執提舉今照得天聖勅提舉官呂夷簡夏竦慶歷勅提舉官賈昌朝吳育嘉祐勅提舉官韓琦曾公亮熈寧勅王安石元符勅章惇安燾紹聖常平免役勅章惇乞賜施行奉聖旨詳

定宮差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邵傳大理卿周懿文

臣僚上言竊觀自陛下臨御以來臺臣諫臣以至學士大夫奏疏上書皆乞誅童貫以謝天下陛下聖德涵容久未賜可臣竊以謂祖宗垂憲于治安無事之時殺大臣馬當在所禁在後世有臣亂天下危宗社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況貫閹腐刑餘在祖宗時止堪掃除之役豈真所謂大臣也哉貫握兵柄幾三十年大奸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皇

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啓萬餘里之邊釁殘百年之興國敵國欲歸却其表而不受敵人潛遁指其蹤而使擒契丹舊痛入骨假手大金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為敵仇敵騎欲入貫猶趣往太原經紀雲中敵破忻代即舍太原以歸具舟楫載所親兵及兵之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宣撫使印浮汴渡江淮西北貫于是時何有陛下陛下奈何卒赦之惟陛下思敵人侵辱之變實生于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之情肅

邱今日之拘縻傷陛下兄弟之愛念太祖太宗百戰以得之天下一童貫實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于上天未已也臣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即貫之貶所檻至京師陳百官名六師誅于觀闕之下臨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大金戰士受臨必踴躍以增氣大金發函必悚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平大金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受侮四方貽譏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大金之兵恐未殄也又上言

臣按童貫以奴隷之資荷不世之遇夤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寮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養兵于家儲甲于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寛宥姑投海裔今者竊聞有司檢校踞用復有交椅以青龍首金銀絲背為飾者士論傳駭以為貫之不軌蹤跡暴白無甚于此伏望斷自淵衷正其典刑天下幸甚奉聖旨童貫罪在首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僋延福宫等朕在東宫屢為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侯策命擅去東南差留守

不受命東京解圍聞而惡之家中有龍飾之物私養死士等罪不容誅誅訖亦可告諭中外仍差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賫送宣撫司軍前一行人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貫子孫仰張澂交割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員多差兵役管押前去

臣寮上言童貫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

致生靈塗炭奉聖旨趙良嗣可令廣副李昇之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賫送宣撫司軍前令開封府差得力使臣一員賫令來處分將帶行刑公人赴李昇之處使喚并取首級回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萬安軍編管

二十八日聖旨自即位之初未有論列蔡氏者李擢首先論列令李光謂名擢不當顯與蔡氏為地送吏部與小郡蔡甸佃移送梅州居住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竊觀陸贄作奉天制書武人悍夫聞之無不感動流涕封敕作詔慰邊將傷痍者語切而理勝有補于時今國家多事兵革方興宜得語言侍從之臣如贄輩高文大筆誕揚德意伏見朝廷賜顔岐出身使為中書舍人岐之名迹初不聞于人及賜出身居詞掖人已疑駭今為書命動輒乖繆士夫傳笑以為口實播告四方有累初政蓋岐之為文初不知句法之律古今所沿用者但肆意妄言不中繩約多或冗長少或不足褒或過實貶或

失真固不足以潤色皇猷鼓舞天下其有害于理者臣請言之除晁説之中書舍人曰知世掌美又潤色于絲綸此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乃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傳侍讀制曰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長率之此東宫官詞也傳已罷東宫官矣館讀而為此語豈非昏謬之甚乎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州霍安國再任乃曰宣流河内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

錢伯言知真定乃曰增重運籌之勝至于可怪之語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任體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心靜身安李旦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上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詞不典如此奈何處以代言之任當今能文者甚多何必用岐汙辱訓誥伏望罷岐職事所有賜出身指揮乞不施行奉聖旨顔岐罷中書舍人　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所引以為輔者皆其締交死黨同為欺君悞

國之奸無復毫髪忠利社稷之意如林攄者佞愎奸回志在寵利平居言論風旨惟京是從于是盡壞祖宗法度而人心内離强鄰外侮矣雖京跋扈不臣意在斲喪王室以羽翼唱和同惡相濟論攄罪奸不在京下伏望聖斷念祖宗二百年艱難之業壞于此輩之手其林攄贈恩典數乞行追奪以詔列位奉聖旨林攄追貶為節度副使

二十九日左正言程瑀除屯田郎官 臣僚上言伏見

少傅鎮西軍節度使提舉京西崇福宮余深乞守本宮致仕奉聖旨依所乞守本宮職致仕臣聞何以罰之足以垂戒于萬世雖堯舜之聖不敢不罰也舊相去位十年忽以老疾自顧罷少傅納節鉞守本宮致仕在它人之小有罪者陛下憐而恕之勿罰可矣如深之致位宰輔皆由欺君罔父黨蔡京而得之陛下安可不罰以垂將來臣子之戒乎且有張懷素者以邪道蠱惑妄言禍福蔡京呂惠卿師事尤謹出入閨門晝夜無間至汙其

婦女而不可訶也京前後尊崇懷素詩東甚多浙中多勒碑流傳其後有告懷素謀不軌者京亟命宗昇往漕于浙毀碑以滅跡比昇至浙碑未及毀而惠卿先以墨本六十篇持以脅京冀免其罪蓋同惡相持情狀譎怪有如此者時深為御史中丞與開封府林攄皆京死黨也京以懷素事付之獄中供通事有干京者深攄二人力為掩覆又疑言及京者必焚棄之中朝士庶皆能道也京既幸免報其盡力深攄驟遷俱至執政深作宰執

前後八年京之奸謀詭計無不干預始終朋附無如深攄此天下公論謂蔡京得力之多者深為第一攄為第二夫敢隱蔽大臣交通不軌之罪而顯受其報人臣欺罔之大無過此矣若不因事以正典刑則亂臣賊子何以為懼今學士之優職特進之崇階其可尚使叨據為歸老之榮也奉旨余深落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吏部尚書莫儔奏乞將吏部四選條例編纂成册鏤板出賣以杜奸吏奉聖旨依奏

靖康要録卷七

靖康要録卷八

八月一日聖旨陳瓘子正彚可與一九品官

二日聖旨檗著令洪州居住　臣僚上言蔡京凶焰方

熾之時有支派僅屬之人平時庸賤況于下伍為民役

者亦飾以衣冠而爵禄之既而授職遷秩為州縣親民

官者不可勝數今有南劒州通判蔡倬者昔居鄉為木

匠今南劒人以通判博士呼之葢其取侮多矣貪汚猥

瑣市井有所不為所巡歷處括責誅求無物不嗜乞即
體究施行仍詔諭諸路監司凡州縣吏有係蔡京族屬
奏官不通世務務與為好者並具名奏放罷以清仕列
奉聖旨蔡倬特勒停餘依奏
三日詔同樞密院事种師道前去巡邊交割宣撫司執
事名李綱赴闕沿路巡視防守之具嶶猷閣待制折彦
質宣撫司叅謀官　臣僚上言祖宗以來天下禁兵皆
使之習攻守戰陣之法挽强擊刺之利至于它技未嘗

習也用心專而藝能精近年以來上之帥臣監司下之守倅將副多違法徇私使禁卒習奇巧藝能之事或以組綉而執役或以機織而致工或為首飾玩好之事或為塗繪文縷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習名徧卒伍而行列不知身為戰士而攻守不預至有因緣請託升遷階級或在衆人之上遂使轅門武力之士困于差役之勞末作庇身之人復享安閒之利所以兵陣教習之法日廢工匠伎巧之事日多兵政獘至于此不可不改欲

乞除廂兵合用匠外如有尚襲故態輒敢占破禁兵為末作者嚴行禁止奉聖旨依奏

五日司封員外郎許允宗除起居舍人　太宰徐處仁等言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薦布囊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為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預政機雖有戇愚慕蕭生之憂國畧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靜言塞變敢復逃刑爰藉藁以自陳終叩閽而莫聽雖

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燮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天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共修五事以承天毋蹈虛文徒使百官之備物批答應天消變係政之修與其引咎以屢陳孰若和衷而圖治所請宜不允

七日臣僚上言竊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讜論崇奬臺諫優容聽納期以辨正邪明國事不使憸人並進以亂忠良誠中興大業汲汲願治之真主也然巧言似

正大佞似真懐奸飾僞之人陽爲正直而陰回邪僻以害陛下之初政者臣不敢以私恩而廢公議也謹按朝奉郎李光搽邪枉之心爲諂諛之行趨走蔡攸之門傾心死黨附麗權貴左談右説欲保全蔡氏父子方京之未敗也則鉗口而不言及京之貶西都也知天下之共憤欝而未伸昌言曰須置京于湖南上下夫以京之過惡夫人怨怒雖誅于兩觀之下未足以快天下之望而光欲鼓惑人聽阨塞公議是欲以杜論奏之源其不自

量也甚矣厥後亦已窺陛下之意伺臺諫之評方始共論蔡攸尚肆面謾以為大臣黨蔽蔡氏蓋不知黨蔽之者實光也自充符寶兩擢而任侍御陛下于光則厚矣光不思盡忠報陛下于萬一而止知歸恩于私第陛下稟堯舜之聰明顧此憸佞輩久已灼見其用心姑務涵容以俟悛革彼豈知天心之至仁哉乃覆出為惡尚欲與蔡氏為地公肆狂言動搖國是挾奸罔上誠如聖語聖恩寛大猶欲畀之民社彼民何罪焉公論沸騰罰不

當罪伏望早賜竄逐使天下曉然知懷奸之人有不得倖免者奉聖旨李光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臣寮上言臣聞奸臣假爵禄以示私恩佞人懷私恩而忘公議唯知植黨莫知報君唯知徇情莫知體國崇觀以來此風尤熾末流之獘幾危宗社陛下戢奸懲惡壞羣散黨欲納邪佞于正直之域變讒諛以忠義之風虛佇求言傾心聽納可謂至矣而顧私恩損公義者尚爾也謹按新除屯田員外郎程瑀以瑣瑣之才陛下亟擢臺省造膝

之間聖意優容眷顧可謂厚矣不思盡忠以圖報稱而交朋之私是重君臣之義乃薄究觀捺緼灼見朋附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乎伏望睿斷竄之遠服奉聖旨程瑀送吏部與遠小監當日下出門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中書舍人晁説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且曰國家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傳明孔氏六經者異矣又曰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歎矣

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漢之大儒無過于揚雄雄之言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又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茍知之亦允蹈之唐之大儒無過于韓愈而愈尤推尊孟子以為道者堯傳之舜舜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本朝大儒無過于歐陽修蘇洵與其子軾修曰孔子之後惟孟

軻最知道洵曰孟子之道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軾曰自孔子没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而長于春秋矣又曰晩而讀孟子而後觀乎百家小說而不亂至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夫以揚雄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軾千餘年間所謂大儒者數人而已皆以孟子之道同于孔子稱曰孔孟說之何人乃敢非之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

術豈知孟子若以孟子為非胡不數其廢六經者何事異孔子者何說既不知此巧以為百家而斥之此特見今日不盡用王安石之學而安石常自比于孟子宗尚其書遂使孟子亦得罪焉其趨時過當議論不公如此不惟欺罔聖聰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慮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使後進相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詛史無所不至害教甚矣願陛下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說之知識乖陋豈宜輔導春

宮亦乞睿旨罷太子詹事奉聖旨東宮依舊讀孟子

九日聖旨星文見異適當暑月止御便殿今後常朝可

避殿如故事以稱畏天戒之意　詔以星變徧問從官

具民間疾苦以聞降詔寬恤施行

十一日臣僚上言臣竊見祖宗開基以不殺治天下以

省事無犬吠之虞幾二百年雖三代盛時何以異也自

崇寧以來羣小用事變亂祖宗之法故天道逆于上地

理悖于下人倫廢于中害及草木禍及昆蟲欲望天下

平治不亦難乎蔡京敗法度壞人才于內而毒流四海繼之者則有王黼使天下無可行之法無可用之人童貫驕兵政困將士于外而害邊鄙繼之者則有譚稹致使天下無可戰之卒朱沖構禍于平江子勔繼之而又甚焉浙東浙西無不罹其酷楊戩造釁于西城李彥繼之而又甚焉京西京東罔不被其虐是以內則盜賊數起外則敵兵深入豈無自而然哉賴太上皇聖明悔禍自咎害民之事降詔遂罷去兇邪傳位陛下今事雖已

往然陛下為民父母獨不追憫之乎蔡京童貫臣僚論擊章數十上其罪狀言之詳矣而朱勔李彦罪惡尚未得其詳焉臣實知之不可不論朱勔以凶悍之才資剽刻之性陰與蔡京結為死黨其在兩浙也托御前生活為名恣為不法交通宫禁無復忌憚初置局于平江騷擾州縣慘虐良民民不聊生無所赴訴于是方賊因之而起衆十數萬以朝廷之靈經時然後撲滅其所殺傷不可勝紀兩浙為之一空勔于此時已當梟首以謝百

姓朝廷不惟不加誅戮而任用之意愈甚于前天下聞之莫不扼腕動之進奉也强奪民物高估其值悉從官給徑以入已而民户未嘗得也拘占諸路粮鈔以載花石之類官舟即不能足又取商賈之舟以繼焉一舟所載不過松一株或竹兩竿粮食脚乘之費數百倍于松竹矣然所支者朝廷之錢也所以奪于民者用朝廷之勢也所以般運者朝廷之力也是皆出于朝廷民力而獨曰動進奉豈不悖哉朝廷不攷其實徒善其進奉之

物賞其進奉之名于是建節賜第賜女樂子孫皆得顯官利則歸朝怨歸朝廷凡今之所謂進奉者率皆如此甚可歎也凡民間一花一竹無不遭朝騷動而所費百端至于破産亡軀故浙中人户以名花異菓珍禽奇獸為不祥之物有則急除之民心蓋亦可見朝又陰掾國柄進退士大夫有識之士為朝廷寒心而無恥貪冒之徒竟出其門至為侍從者多矣李邦彦天資狠愎輕蔑朝廷密交王黼相為表裏其在京東西也以西城所為

名恣行兇暴凡民間美田使之投牒陳告皆指為民荒竟有無故而被譴斥者亦不可數應民間花木一經黄紙封記之後或悞致損壞則便以大不恭之罪加之是何小人奸吏皆取富貴逸樂而善人良民獨被困苦可不為大哀乎此義夫節士所以太息流涕為朝廷痛惜之也嘗謂勔彦暴殄天物害虐生靈聖人在上必殺無赦其因之至美官者陷民之阬阱伐國之斧斤由勔彦而被發遣者實可憐憫今彦既已死不得顯戮衆論不

快臣愚欲望陛下將劻彦明正典刑其京西劉寄任輝
彦董開李士渙王澥等各加遠竄有先身亡者自可追
奪京東毛孝立王隨侯祥汪惇吕岯錢棫等未經貶竄
者伏望依此施行其陳告天荒之人及乞括濼地白身
投授承節郎劉文等悉行編配庶幾少謝天下其因迕
劻彦被罪者許自陳訴如頴昌府鈐轄范寥不應副李
彦取竹遂以寥將蘓軾詩文墨跡模勒上石為十惡大
不恭奏朝廷必特勒停顯屬無辜亦乞改正如此則寛

濫之獄得以昭雪亦足以感名和氣消弭災𢖍臣之區區言此者不惟欲陛下正勔等之罪慰無辜之民欲陛下知玩好之害不啻𧌒蝪可為將來之戒然陛下躬行節儉視民如傷菲飲食惡衣服惟恐一物失所決無此等之患蓋防微杜漸因事陳諫乃臣之職也惟聖主裁擇又臣寮上言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古人忠憤之言也今塗路之人皆能道臣等論朱勔之黨而不及盛章舍豺狼而問狐狸者也按章納交于朱勔父子之間

視國財如糞土惟恐勔家大小之不富也殺吴民于戲笑惟恐勔家奴僕之不悦也章之自富于攘竊而自厲于威勢者又未易勝言也况章近在長安明有飛揚跋扈之迹而刑誅不及臣愚今質之輿論謂先正章罪狀之罪而後加李士渙王澥等狐狸之誅又其屬有曽訴許珪劉愿王悰吴子竒王子猷宋憲等當與澥輩同科亦不可赦會勘盛章見别作施行外奉聖旨劉竒任粺彦吕岻毛孝立李士渙王隨汪惇錢棫宋憲王子猷各

特更追兩官曽訢許珪劉愿吴子竒並令吏部與遠小監當　聖旨應縁獻納錢物補官并貼納錢物改換新告不作進納之人並合作官户及理選限申明行下

侍御史胡舜陟奏訪聞六月四日蔡京與其子攸至江陵府十四日猶未行知府李偃奉事愈謹一日而三見之公庫供饋絡繹不絶須索追呼騷動細民江陵有鹽商數十人怨京屢變法陷沒其財詬駡于道而偃差兵捕商一郡為之鼎沸又差禁卒數百人護京攸家屬復

與買宅為久居之計夫京攸得罪于天下陛下赫然威斷竄之南荒而偃乃奉待之如此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若不寘偃重憲示之好惡臣恐嶺南守臣効偃所為供張將迎使之遷延不進則朝廷之威令沮矣況偃駔儈下流素以高貲結京攸而竊法從奉聖旨李偃落顯謨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

十四日右司員外郎陸長民放罷以臣僚言押綱使臣徐彝納濕米麥送臺體究而長民折簡于司農少卿黄

願為之受納願黙知楚州而長民故罷

十九日聖旨陸尚既已罷其格内歳貢品物萬數極多尚為民害非祖宗舊法可並罷　朱載上贈徽猷閣待制　聖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開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可特改除待制仍舊宫祠　河東察訪使張灝申都統制折可求等與金人合戰潰散兩陣人馬那回還汾州團結奉聖旨折可求降兩官差遣依舊張思正等令李綱體度凡降奪官資依舊軍前

使喚責以後效　聖旨應邉功推恩不得時刻有滯
聖旨出戰士卒家屬可行下諸處常加優卹不令失所
聖旨著作佐郎劉岑借太常少卿充計議使差奉使大
金國閤門宣賛舍人馬識遠副之宗澤借宗正少卿奉
使斡喇布軍前李若水借秘書少監奉使尼瑪哈軍前
副使並令選差限七日起發李若氷改名若水劉岑曰
下先次出試院並請緩師故也
二十一日檄猷閣待制王雲借禮部尚書充大金國和

議國信使馬識遠充副使劉夲改差充大金軍前和議使周望依舊充正國信使前差李處權指揮勿行所有計議使副並改作和議　聖旨陳瓘因言蔡京被罪歿于貶所可追贈諫議大夫

二十三日王雲除刑部尚書日下供職詹度罷中山府路安撫使

二十四日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論事不協紛爭上前　聖旨吳敏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中書侍郎唐恪除

少宰制曰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朝論相史官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疆埸未靖輔佐罔功爰得真才付以機柄係生靈之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聽予明告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唐恪器識閎達德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名從外服智畧輻輳于朕前敭歷政塗風采想聞于天下渾渾忠義之氣憲憲文武之姿為時顯人宜膺大用肆升庸于右揆仍兼秩于東臺申

衍爰田隳敦真賦於戲艱難多事莫甚此時謀慮盈庭當求善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揺修政事以固本根謹關防以消外侮毋殫財而益賦毋瀆武以貪功顧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毋怠厥初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圖治有要所實惟賢在人臣充位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罔著于事功體貌務全于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徐

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劭早年治郡素高黄霸之風晚歲裕民竊陋桑羊之政比疇雅望進列冢司允藉老成庶殫忠懇矧國步艱難之日乃廟堂叶賛之時不知黽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圖寵乏可否之相濟唯同異之是聞冦患未寧念寸陰之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歎覽封章之引咎見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陞祕殿即祠宫之優逸昭命數之隆崇併衍爰田陪敦眞賦嗚呼任舊人以共政朕豈有意于遐

遺詢黃髮則罔愆汝尚無忘于入告往祇予訓其體眷懐可依前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宫使
制曰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賴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久居于廟堂宜曲全于體貌我有明命颺于大廷通議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吴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達高文足以華國鯁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遍歷從臣之選逮朕躬踐阼首登揆路之崇藉爾孤忠輔予大業方寇攘之未靖顧宗祏之

可虞有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髪九淵之懼爾乃玩歳而愒日莫能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乏鉛刀之一割寢稽使命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喧亟刻章而瀝懇宜解鼎司之重任就陛祕殿之隆名均逸真祠併昭異數嗚呼閔勞以事尚素節之可觀益勵乃忠想嘉猷之未替往祗休寵勿怠壯圖可特授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依前通議大夫　尚書右丞何㮚除中書侍郎禮部尚書陳過庭除尚書右丞開封府尹聶昌除同知樞密

院事御史中丞李回除簽書樞密院事諫議大夫呂好問除御史中丞侍御史曹輔除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李回殿中侍御史秦檜監察御史范宗尹陳述等奏臣等早求上殿見太宰徐處仁少宰吴敏為不和事雖迫于公議實出愚忠然語言冒昧上干天威義不敢安于本職謹各居家待罪以俟竄謫奉聖旨放罪令供職

孫覿除侍御史程振除開封府尹並日下供職

二十六日臣寮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

則得傅說周宣王則得仲山甫漢宣帝則得丙魏主相協心相與圖治故能伐鬼方攘夷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可誣也至若唐肅宗復兩京迎明皇非不大有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于此惜之伏惟陛下勤儉之德本于生知緝熈之學期于日益蓋與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以下皆不足數然自即位以來于今三時邊陲未寧黎元騷動興滯補獘之效未有可觀者殆以宰

相非其人乎謹按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搢紳駭其速化而不聞其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位首相蓋將與圖回天下之務取生民愁嘆之獘而盡革之而罷局凡陋不得大體智識滯暗不通時變則不能宅百揆熈庶績以副具瞻之望太宰之職可冒居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辟雍私試高第入仕因與京結為死黨仕上皇朝搢紳目之位在劉昺林攄之右上皇

內禪睿智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剌得
密旨乃貪天之功以為已有叨處二府竊據相位使其
効力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佞濟奸以私植黨凡其施設
悉効蔡京意在專權固寵處仁之暗猶能識之二人因
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
官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務已言之
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
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未有以慰其心也方

今北敵方張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粮匱為天下憂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繁怨詈並興上天見異穀未及獲飛蝗蔽空而處仁與敏傲然自肆畧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失愛君之義矧以小忿交爭䑕座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等採之輿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悞國負恩罪在不赦陛下仰念祖宗創業艱難之重上皇罪已傳位之心下恤四海蒼生翹首惠澤之久亟罷二奸别加圖任庶幾中興之業不愧于

商周天下幸甚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免謝辭疾速發赴新任　刑部尚書王雲使斡喇布軍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副之許三鎮稅賦之數

二十九日新知東平府徐處仁言衰老無堪乞致仕或宮觀奉聖旨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陝西轉運司奏體究到知京兆府盛章修城壁大暑役民為法不公等事奉聖旨盛章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　聖旨民

力久困常宜撫卹應措置使不得騷擾民户使被實惠
是月福州將兵作過殺知州柳庭俊就招安遣赴塞上
勒至其將副劉政姚成等不能彈壓兵衆以致作亂至
南劍州能捕擒首惡之人奉聖旨將官許以功贖過其
餘軍兵並特放罪　劉班胡安國並除中書舍人日下
供職
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伏見蔡京王黼當國除授出其私
意輕用爵禄以示私恩此弊不可不革乃者張志胡松

年以利物巧事王黼而竊法從當時中傷善良傾擠同
列人皆畏之高伯振與黼有舊使為司諫三年俛首喋
嘿自同寒蟬乃無一言及于政事間有論奏如太學類
濟私試程文而已士大夫至今鄙笑不已李璆則蔡京
之死黨輕儇無行專事口語在其黨中號能軒輊事機
是宜竄斥終身不齒者也今皆復修撰中外惑之王賓
乃余深上客諛佞無能畧與深同嘗為侍御史無所建
明其才可知矣奈何除太宰少卿凡是數者不當人心

物議沸騰奉聖旨張志胡松年高伯振李璆並與復直
龍圖閣前除修撰指揮更不施行王賓與郡
三日臣僚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
陷没兵威挫衄太原之圍至今未解上貽睿聖宵旰之
憂益壯敵國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
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為名將練達
敵情洞曉軍律擁百萬之衆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
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

之功也同樞密院事許翰懦弱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令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卹其盡忠然師中含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實痛之使翰百輩在朝何所云補而失一師中所係甚重謹按翰終始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為死黨陛下踐阼之初叨除御史中丞未嘗以一言及京攸之惡而與僚屬議論即委曲開論以一身庇之又欲使其

僚亦不復言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壻陳求道爲
臺屬求道以告訐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奸不復用黜士
論尤爲不平躐遷樞府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
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祕職邃殿近藩且輸在言路則黨
惡庇奸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悞國迹其罪狀
夫豈勝誅伏望睿斷重賜竄斥以爲懷奸罔上之戒少
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寃奉聖旨許輸落職宫祠
五日聖旨即位以來振淹起廢庶銷朋黨以厚風俗冕

說之許景衡擢為侍從兼職東宫數嘗向論皆出親選
今乃視大臣陛斥以為去就懷奸徇私殊失事君之義
可並落職與宫祠免謝辭　臣僚上言臣聞李唐諸帝
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子一弟
未知所立其心亡聊取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持以
免乞立晉王大事方決雖其平時英畧如此一為多愛
所牽不知自處乃知自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無纎芥
胸次者誠天下之難能也伏覩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鋭

然以大位内禅于陛下不謀宫闈不聞閹宦不詢郡君使神器永有依歸其賢于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上皇惓勤之意甚久奸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將有所待一旦上皇除陛下為開封牧攸知事勢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惡多時内憚陛下剛明遂援其語于吳敏俾之建白攸又賛除敏為門下侍郎其慮患深矣敏不自揆乃攘為己功羣小交口稱道為有定策之勲兹實駭聞内禪出上皇之意雖百吳敏何能為哉敏既

貪天功以為己力猶為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揚州當江淮之衝素號繁劇而觀文冠于祕殿可輕以授之哉伏望明其罪惡以正刑章為後世臣子之戒奉聖旨吳敏提舉亳州明道宫　臣僚上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為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懲勸矣伏見前宰臣吳敏因上皇有内禪之意遂乞傳位于陛下曽未累日致輔弼自惟平生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致賢能

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及敵兵既退浸生驕侈挾贊助之功偃蹇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措意將帥之任不復關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為之備糧食稽遲而不早為之所般運失時蠹害為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濟事而敏乃恬然視之如平時可不為之寒心哉以至元祐舊臣則抑遏而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僚之章疏亦阻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

于已者喜之不問愚知異于已者惡之于是士大夫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已為晚也敏雖罷相猶為覲文知揚州又德蔡攸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畧不顧君臣大義雖交章攻京攸之罪而敏横身障蔽斥逐臺諌招引同門以為其助迫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罷置京攸于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奸乾剛之斷投京海外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于内地大不慰天下之心無有不歸咎于敏者方金人犯

順李邦彦欲議和敏則以和為是雖三鎮之重遽欲棄與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為然雖种師中逐敵出界不以為功王雲倍程北歸求尺書以議退兵敏遂阻其議及解潛折可求敗衂遂復請遣使以議和其失機會一至于此太原之圍幾年未解河北之兵既去復來敏方且檄河北諸將聲言襲燕其謬謀誤國莫不如此言官所擊稍涉蔡氏之黨則匿而不行進用之人稍有蔡氏之舊則力為挽引惟効京攸專權跋扈不知先國家

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奸積惡柔佞陰狠未見其比投之遐裔尚恐未塞人望觀文隆名宫祠優職豈宜畀之奉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言章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程昌㝢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以臣僚言昌㝢初由小使臣諂事魏伯芻黄縁交結王黼李邦彦朱汝賢蔡京冒濫官爵故也

六日聖旨濟王府贊讀晁貫之宗子博士岑議份前知方城縣鮮于可金州刑曹于參朝奉郎吕好問新判西

京國子監王震皆一時之秀可名赴都堂審察訖引對並與升擢

七日聖旨曾諴方元若江端本李彌遜邢倞並與郡免謝辭　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韐卒八月間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興師入寇斡喇布之師十四日入塞輒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兩攻真定帥臣觀察使李邈措畫乖謬至九月六日兵遂登城邈不能死為敵所辱而囚之時韐為都鈐轄以

身率衆晝夜摶戰城上先是敵攻北壁頍力拒之至是敵僞移攻東城邈復趣頍往應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敵忽鼓衆憑堞而上城遂陷頍猶率衆巷戰麾下稍稍亡去頍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戮乎因策馬挺及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敵守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絛絶脰而死

九日臣僚上言蔡京恃吳敏之蔽滯留道途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罪敏之阻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

死内地抵掌而歎者紛然蔡攸之罪不減乃父敏乃置之雷州雷雖在廣南其地濵海絶無烟瘴風土不異于中州此吳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置之海外無以正凶人之罪而快衆人之心無若使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

奉聖旨移萬安軍　臣僚上言近嘗論列吳敏掩蔽上皇内禪之德當投荒裔以為不忠之戒陛下尚存體貌止令落職宮祠罪大責輕未協物論陛下自即大位屏去宮嬪不邇聲色近以星文譴見減膳避殿以消天變

憂勤恭儉前古未聞敏身為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報因逼者重造金푈數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共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斯而已木石肺腸畧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但笑而不答伏望遠賜投竄雖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奉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奏乞為故相張商英諡太

常賜諡命詞臣撰碑奉聖旨依奏碑額朕當親書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漢唐以來御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伐曰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為之和親守備則施于敵人强盛之時漢高祖文帝是也撫定羈縻則于其衰弱之際漢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之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鋭我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奸誤國内侍持權之後海内虛耗帑藏空

竭軍旅不振士不為用而金兵乘時肆其暴殄長驅乎中原圍守乎巨鎮而我動天下之兵斂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則所謂强盛之時也彼强我弱攻伐不可妄用而朝廷急欲解并門之圍不度彼已王師輕動于是种師中敗于榆次解潛敗于南關折可求敗于汾州劉仲元敗于大安驛自犯不韙自取挫衄以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謀臣猛將不世之才破秦項猶振槁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之較乃知敵人强盛制之當自有術不

專以兵也所謂講和守禦二策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已遣三使往議和好可謂善矣更務自守並用二策善之善也伏覩今日命將出師悉援太原如救焚拯溺其勢可謂急矣介冑之士孰不欲踴躍而前搢紳之士孰不欲抗議督戰然兵家善敎見可而進知難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進必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失將士徒喪軍氣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適足以自取敗之道兵浸單寡則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慮臣願陛下以漢高祖

為法與之講和漢文帝為法自為守備詔宣撫司勿督諸將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卒之銳氣使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勝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幾擒頡利于北闕下敵人盛衰無常姑含垢忍恥以俟之未為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謂計無出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面奉聖旨令劄付諸將

二十日臣僚上言謹按王安中自尚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意重矣借令無材可辦邊事至于敵勢强弱與沿邊實狀逐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舍早為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蔽欺終不端言其事數奏祥瑞誣罔諂諛以固寵禄養成邊患一旦敵騎長驅燕薊覆没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以為誤國者之戒雖以散官復居漢東近地恐公論未

以為允奉聖旨王安中移臨江軍安置
十一日詔曰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餘年上皇畀付
之意既已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係睿旨建
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將内禪矣及二十
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
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
于宣制日入至玉華閣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
至處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引敏連入蓋攸方經營江

浙之行欲留腹心之人置在京師候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詭秘難使衆知引敏深密之地與謀耳攸既東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敗露及蔡氏子孫皆遠貶而京子絛至荆南託進士黄大本附書寄敏為開封府緝捕得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于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衣登要途立功名始終于父兄交契不言自應知之閣下縱自謂我不出蔡氏我不為蔡氏其可得乎由絛書觀之敏之為蔡氏腹心

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謂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時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詐傳命令以敏有建言之功擢為門下侍郎其奸偽締構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宮每見管勾官待制譚世勣李熙靖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人言言必滅族誰敢言者以此知敏未嘗建言但攸引入與為他謀上皇獨斷而為此冠軼古初矣吳敏乃以為已功可乎若敏輔相有力猶可贖罪况深險而好自專弛慢而不及事致

今日邊事尚熾兵民未得休息投諸遐裔亦輕典耳故茲詔示可付史館仍布告天下

十三日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欲快己私恐人擬議遂乞降御筆手詔出于法令之外不復經由朝廷欲乞自靖康元年以前凡所降御筆手詔令編修敕令所將祖宗及見行條貫參考删修成書然後頒行目下且用元豐嘉祐編勅以俟新書之成奉聖旨依奏制以定國軍承宣使王宗濋為奉國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使

臣僚上言比者金人愈肆侵侮并門之圍未解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師數有敗衄退走之恥者士弗用命而氣不振也士氣不振則孰肯効死又安能助國哉儻朝廷于行法之際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憤怨之心則士之氣振矣且河東邊郡失守以至于今其勢亦可憂前後敗軍覆將所殺戮者不知幾何人孰不以忻代之失始于譚稹招刺義勝軍致令耿守忠輩開門延敵陷沒要害之地遂至于此也河朔自收復諸郡人皆知

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長驅屠戮之禍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蓋緣王安中身為安撫措置乖方既陰知其有變而嗜利固寵不以告朝廷乃夤緣黨與私求自便以歸致使郭藥師背叛降敵為之鄉導遂至于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閭巷之人皆知之凡嘗遭兵革之患者無不切齒憤恨思得此二人者而甘心焉今陛下倘將二人重加誅責則天下必曰聖上哀念我赤子之無辜而就死地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

則孰不鼓舞歡欣而相告哉如此則何患士氣之不振而不用命者乎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韶州安置

十四日中書舍人劉玨言中書省送到詞頭以晁説之許景衡視大臣升斥以為去就懷奸徇私殊失事君之義並落職與宫祠者右臣契勘晁説之許景衡近者乞斥臣與之同省親見其事須至具實奏聞契勘前少宰吴敏係八月二十六日宣旨罷相其晁説之九月初一

日行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詞頭却作平詞致
蒙門下省退回其晁説之于初二日改作責詞行出説
之為見自來舍人行詞致有退換即為失職心懷慚懼
求補外郡其許景衡為與尚書右丞陳過庭係妻之內
兄昨來過庭任中丞日景衡除右正言過庭乞避親蒙
許回避遷景衡為太常少卿今來過庭任右丞係三省
執政官所以景衡乞行回避其事理又與晁説之稍異
但二人劄子適然同日進入所以有可疑之迹上致陛

下不得不以為懷奸徇私也臣竊以晁說之既見朝廷降下言章却作平詞致令退換此為可罪然求出非為吳敏也至于許景衡避親劄子求供閒慢差遣語言太繁蓋緣前來避親自正言超擢太常少卿今許景衡不識大體但知恐有求進之譏而不知有大臣升絀未可求去之嫌所以懇乞閒慢差遣乞非為吳敏也臣聞臣之事君如子事父苟有見聞不可以不上奏臣緣與之同者親見本末各有所因即非懷奸是致行詞未得更

望裁酌明正晁説之行詞失當之罪許景衡不係本省
却乞回避之過各隨犯以行黜責即可命詞所有詞頭
臣未敢具草候勑旨奉聖旨依所奏命詞行下
十八日聖旨天井關賜名雄定關
十九日監察御史張徵奏至南雄州將童貫已行刑了
畢其首級黑漆木匣盛貯及用水銀生油養浸固護齎
管前來未審何處交納奉聖旨付密院交割檢坐前後
臣僚言章并張徵所奏令開封府大字于市曹要鬧處

出牓曉示標首　詔李綱罷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二十一日詔孫傅以玉輅押赴大金傳至中路而回

開封尹程振言竊惟漢高帝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威加海内遂成漢業而與匈奴議和親之約光武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得復漢室號稱中興而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夫以高帝光武而不得志于匈奴豈知力不足以勝之耶葢以愛養元元為心

而不肯以所重要所輕也恭惟陛下玉立春宫恭儉聞于四海正位九五惠澤加乎生民是宜高拱無為以享太平然承久安之後致邊備廢弛軍政怠玩鋭兵猛將盡于燕雲之役故金人一舉逼都城踐河朔并門封豕長蛇日肆其毒竭天下之力以禦之連年動衆未聞得其要領以震驚氊裘之心舒發華夏之憤豈陛下神武不足以制之耶是猶三年之病而一旦治以藥石補以粱肉雖厚加調養僮僕扶持而未可責其大步疾趨勢

使然也故臣願陛下結以誠信而沮其謀遺金帛而饜其欲外務謀和而内嚴守備數年之後國富民足將選士勵車攻馬良然後徐議大舉以刷吾恥未為晚也惟陛下實圖之臣不勝大願　監察御史張徵除起居舍人康執權除國子祭酒尹焞補和靖處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金人游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虞理當更强外援如今春勤王之師無所統一沿路作過來不及期若俟臨時遣使決難倚辦萬一

道路沮擁朝廷號令不以時達州縣緩急私自為計各相顧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内遭變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權令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辦今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罷置兵得誅賞倉猝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横以禦敵兵不煩朝廷警急措畫可以指揮以為救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待之宜厚委之既專責之宜罷彼若不捐軀以報君父則不忠不孝之罪天

亦得以滅之豈敢復有顧望哉謹條具如右

一以三京并鄧州為四帥各帶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路淮南東西路鄧州帥總河南道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仍各置副一員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一四帥分總四道止為警急帥所部勒止差撥兵馬移運錢粮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為應援其餘事並依舊法一四帥

舊係帥府處自依舊舊非帥府處幕府官屬依帥府
差辟隨府置罷一合用兵馬並令所部州召募訓練
以備差發仍于所差處不限文武選有謀畧忠勇官
統制合用錢粮並令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選通曉財
用官以遠及近迸儹移運别項擗管充差發兵馬之
用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竊見臣僚集議乞于拱州潁昌府開德府鄭州各
置都副總管内副總管用武臣緣上件委任所責非輕惟人

才實可濟今日急難者用之不必如平時問其元初薦引及日前瑕疵以為窒駁如此庶幾可以得人若使集侍從臺諫同一處薦舉又恐人數不多難于推擇臣愚欲乞令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薦文臣可充都總管四人内有議論不同許别為一狀薦舉以充其數外武臣副總管四員乞令三衙都指揮使樞密院承旨同集一處公共薦舉若此選擇必可得人不誤他日朝廷倚仗奉聖旨依奏

並限一日　中書舍人劉珏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

中書舍人安扶繳到詹度差知荊南府令赴都堂稟知

事訖發新任者按度人品凡下醜迹穢行嘗挂吏議共

言丞邪無恥夤緣仕進向者童貫収復故地度率先附

會建議之人故首除知燕山府高官峻職皆自此得之

伏望重行竄責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聖旨詹度為保

守中山實有勤勞以功贖過令以次舍人行下者臣聞

燕山之役毒流天下上則背違盟好失祖宗之信下則

差科轉輸困天下之民外則致敵人侵侮然其事之作
有倡之于前者有成之于後者有終始皆與其謀者若
和詵薛嗣昌輩倡之于前也若沈積中譚稹輩成之于
後也至于終始皆主其事則童貫趙良嗣詹度是也今
童貫趙良嗣和詵譚稹沈積中薛嗣昌相繼斥逐度獨
未責天下雖以為疑而尚有以為說者以度方守中山
也今度以奸謀得脫中山雖貶斥嶺表彼乃欣然而乃
授以使藩使之釋重寄而得安處名之稟議使得騁巧

計以障物論此臣之所未喻也度之罪惡安扶已言之
蓋其所陳猶有未盡者臣聞攻伐耶律氏之謀自度等
啟之而朝廷猶豫未決宣和四年間度以書趣童貫云
今不取必為金人所先伐燕之舉于是決矣是燕山之
役實度趣而成之也北界賊張雁八譚大措等殺蔚州
守大金追捕至邊度招而納之金人借此興兵是金兵
之作度實召之也去歲之秋蔡靖以金人點集累有奏
陳度時守中山獨言不應有此是致上皇以其鎮靜特

賜奬諭因此更不為備是金兵之作度不獨旨之又實縱之而誤朝廷不為備也臣又訪聞去冬金人指名以索者四人其三則童貫張覺譚稹其一則度也論度竊寵迎合以啟燕山之役其罪不在沈積中薛嗣昌之下論度招納叛亡以致金國之師其罪不在王安中譚稹之下蓋直與童貫趙良嗣相上下今乃不特免禍而又過有褒擢此物議所以藉藉也度之穢迹醜行不可道于君父之前蓋今河北之人欲食其肉三尺童子與夫

走卒賤隷皆羞言之薦紳士夫言及度者莫不扼腕憤懣然久不致敗露者以能廣行賄賂凡有位者多為所汙故力護其短以迄今日臣聞去冬金人鋭于長驅未嘗力攻中山今春之還為种師中襲其後故即引去度嘗妄奏功為臣僚所論按見誕謾矣豈可以為有功哉如謂其善守則宜付之中山不當易也謂其有謀則宜急使之守邊不必名之稟議也今太原失守中山被圍陛下焦勞形于玉色夜則忘寢食則忘味人皆歸罪于

度意謂朝廷將行誅斥而付以荆南名之東議臣恐天
下聞之忠義者解體誕謾者復作為患非小小也伏乞
陛下察安扶所奏及臣所論明正典刑竄之嶺表以謝
河東河北人民之怒以釋薦紳士夫之憤以慰四海九
州之心天下幸甚
二十七日少宰唐恪等以星變潛消表請復御膳詔不
允詔曰朕知天下之大以承宗廟之統夙興夜寐嘉與
二三大夫同知此義宏濟艱難乃者權臣擅朝竊弄國

柄幸時變故誘脅衆心深險自專乃敢貪天之力凶愎不遜遂成震主之威締交合謀呼吸羣動指天畫地睥睨兩宫交通私書申責舊約詭秘莫測包藏禍心公議沸騰奸狀親顯尚存大體稍屈常刑而事未革心同惡相濟興訛造訕怙終弗悛或譸張為幻起胥動之言或羣黨相維阻已行之令或顧懷舊恩以撓邦憲或僥倖多福以明去就倡導邪說謗讟紛然朕虚心以視研究其實申飭屢下益致喧呶有臣若斯為國之醜咨爾有

衆明聽朕言毋訛爾心毋戴爾偽克常其德以叶厥中朕則汝嘉亦有無窮之聞苟懐異悖德自如變亂是非規動朝聽國有常憲必罰無赦　聖旨詹度差提舉南京鴻慶宫　聖旨差北道都總管趙野副顔岐東道都總管胡直孺副朱然非西道都總管王襄副張果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副高公純　喬師中落職致仕差充京城南壁點檢器械　閤門宣贊舍人張亢奉使尼瑪哈軍前劉衍奉使皇子郎君前并押賜禮物　聖旨河北

河東路罷制置察訪司

靖康要録卷八